

特殊“发票”

□ 陈振学 (江苏南京, 职员)

表哥自家搞了个小租赁公司, 这天要带客去山西, 顺便叫上了我。

车到山西, 第二天是周六, 单位放假, 接待我们的胖局长要了个崭新的大巴, 浩浩荡荡出发直到一个水陆码头。大家下车, 顺着一条枯河的印记而行。一路行来, 芳香阵阵, 是什么香味呢?

“什么香? 当然是枣香。”胖局长说。

路一拐, 站着一个人, 小个子, 穿个黑灰色旧夹克。一看就是当地村民。他问我们是看水陆码头的吧? 他是收费的。胖局长不解, 说: “这里前几年我们都来过, 不收费的, 你不能乱来, 现在是法治社会。”黑夹克说: “前几年免费, 现在不免了。一人两块。”

从黑夹克和胖局长的对话中, 我们慢慢

知晓, 这个古码头, 半边紧贴着一个村子。早几年村里没把码头当回事, 后来不知谁觉得古码头可以收费参观。村里人就轮流守值, 轮到哪家哪家收钱, 一人收两元——村里拿一元, 自家拿一元。

胖局长与之商量半天, 最后说: “这样吧, 我给你 20 元, 你也不要按什么人头收了。”黑夹克总算答应了。胖局长拿出 20 元, 但又将钱收住, 说: “没有门票, 你得给我一张发票。”

黑夹克接钱的手停在那里, 说: “没有发票。没人要过发票。”

“这样吧。”胖局长说, “你给我打两筐枣, 发票我就不要了。”

黑夹克有点如释重负。一会找来两只筐子, 够大的。又喊他的老婆、女儿过来帮忙,

叫她们赶快换衣服。我很纳闷: 换衣服干吗? 胖局长说, 换了衣服人不是光鲜点了么。一会, 黑夹克和穿着亮晃晃衣服的家人一起来打枣。黑夹克边打边说: “听到枣子落地的声响了吧? 钢钢地响, 都是好枣; 坏枣落地, 啪咕啪咕, 叫苦叫苦。”又说: “你们到哪里能吃到我家这么好的枣子。”

两只筐子都装得差不多了, 我看看胖局长, 行了吧? 胖局长装作没看见。黑夹克却还在打枣, 意犹未尽似的。终于, 胖局长潇洒地一挥手, “算了, 就这样吧。”又嘱: “给我拎到车子上去!”

大巴驰离水陆码头, 滚滚红尘里, 我看到夕照枣林, 薄金般透明。渐行渐远的黑夹克和他的家人, 很快模糊成几粒小枣。



负 650 米井下之旅

□ 陈慈林 (浙江杭州, 国企干部)

我职业生涯的第一本工作证, 是浙江某煤矿发的, 实际是在煤矿铁路修了几年火车。对井下情况十分隔膜。几年前到淮南, 东道主安排我们考察一处地下负 650 米的矿井, 使我有了难得的矿井之旅。

为了确保安全, 矿方婉拒了同去的一位女同胞下井。又让我们在更衣室脱得一丝不挂, 换上矿方提供的全棉内、外衣裤和鞋袜。陪同的黄副矿长解释说: “本矿属于瓦斯高突出井, 你们衣物中的化纤成分, 摩擦后会产生静电, 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瓦斯爆炸, 因此下井前必须更换所有衣物。本矿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瓦斯爆炸, 共死亡 50 多人。”一席话说得我们的心都提了起来。

这是座年产 800 多万吨优质煤的大矿, 作业面在地底下 650 米深处, 加上地表海拔 23 米, 我们实际到达的是负 673 米。规范设计的煤矿都有三个井口, 主井出煤, 副井

上下人和运送材料, 第三个叫风井, 功能是保证分秒不停地通风。

黄副矿长帮我们戴上矿灯、红色矿帽, 在腰上系上一只铝饭盒大小的自救器。自救器是在井下发生瓦斯爆炸或冒顶时, 可以在七八个小时内供应净化空气, 等待救援。

我们乘的“罐笼”分上下二层, 一次可以装 80 个人。一阵电铃响后, “罐笼”以每秒 3 米的速度下降。因快速下降引起的气压变化, 使我耳膜发胀, 赶紧学着别人张大了嘴。三分多钟后, 罐笼降到主巷道。主巷道近 10 米高, 七八米宽, 比铁路隧道还宽敞。路过风口时, 巨大的推力使人站立不稳, 风速每秒至少六七米, 相当于八级以上大风。本以为到了井下就可以看到矿工挖煤了, 黄副矿长告诉我们, 全矿作业区横向 9 公里, 纵向 6 公里, 共计 54 平方公里, 每班

有 1500 多名矿工同时作业。井下布满了星罗棋布的巷道和电车轨道, 总里程超过 300 公里。从主巷道到工作面还要坐有轨电车, 最近的也要 40 多分钟。

为了让我们多增加一点感性认识, 黄副矿长在主巷道的示意图前介绍矿区情况, 此时我们才发现, 刚才乘坐电车经过的地方连矿区的 5% 都不到。

一群下班的矿工走过我们身边, 全身除了眼白和牙齿, 都是黑的, 礼貌地对我们点头微笑。我好奇他们是如何识别我们身份的? 黄副矿长说: “我们是以矿帽颜色来识别身份, 矿工戴黑帽、本矿跟班干部戴白帽, 上级领导检查戴黄帽, 贵宾戴的是红帽。”

矿工们挖出的优质“乌金”, 为我们带来了热能和光明, 使我久久不能忘怀这次经历。

